

世而独立。 赌倾人城。 不赌倾人城。 再得城。 与倾人城。 姬



玉鸣九霄

冷青丝

著 YUMING JIUXIAO

下

一颦一笑间，她早已将情渗透进他的灵魂
背负隐秘身世的孤女在乱世中何去何从
豪华气派的宫殿上演了人生全部的喜乐哀怨

新到好书
和
PDG

沈阳出版社



冷青丝
著 YUMING
JUXIAO

玉鸣 九霄 肖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玉鸣九霄.下 / 冷青丝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0.6

ISBN 978-7-5441-4133-8

I. ①玉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3051 号





第一卷 深云出岫

3 ·	前引
5 ·	第一章 雪夜少年郎
15 ·	第二章 当众受辱
25 ·	第三章 古怪侍郎
35 ·	第四章 鹧蚌相争
45 ·	第五章 开年生意
56 ·	第六章 情深而怪
67 ·	第七章 烫手山芋
78 ·	第八章 黑牢受困
88 ·	第九章 劝主取辱
99 ·	第十章 追踪者
111 ·	第十一章 肉香
122 ·	第十二章 宫墙深重



第一卷 风波暗涌

133 ·	第十三章	惊闻噩耗
144 ·	第十四章	遗忘不如怀念
155 ·	第十五章	林中墓地
165 ·	第一章	从容脱身
175 ·	第二章	春夜重逢
189 ·	第三章	危险临近
202 ·	第四章	往昔难忆
218 ·	第五章	猝然陷落
233 ·	第六章	不速之客
249 ·	第七章	山雨欲来



Contents
目录
(下)

267 ·	第八章	林中密谈
282 ·	第九章	图谋未成
297 ·	第十章	绝地逢生
312 ·	第十一章	早有所备
326 ·	第十二章	音讯全无
340 ·	第十三章	筹谋布线
第二卷 天下争逐		
361 ·	第一章	明争暗斗
373 ·	第二章	天牢探视
386 ·	第三章	似梦还真
398 ·	第四章	郊外接头



410 ·	第五章	愤怒的王
424 ·	第六章	巧施遮掩
438 ·	第七章	亲情早远
453 ·	第八章	轻松之行
468 ·	第九章	被迫联手
482 ·	第十章	初入顺安
497 ·	第十一章	屯营城外
510 ·	第十二章	新年之喜
513 ·	第十三章	空茫尘落 (大结局)
516 ·	尾声	浮生若梦

【第八章】 林中密谈

夜晚在一片黑林中睡觉是很恐怖的事，尽管天上有星光，尽管玉鸣已经有了夜宿野外的经验，可这回不比上次跟着夏薄栖，夏薄栖属于说话刻薄，但很负责的男人，重要的是夏薄栖也负得起这个责，有他守着，无论谁，都会产生安全感。如今一个高士煦，一个郎宣，就算想担负什么，他们怕也自顾不暇，一旦真有危险出现，凭他们三个，除了慌做一团，让高士煦勉强抵挡一下，基本跟坐以待毙没什么区别。

玉鸣靠在门廊的尽头，木栅栏摇摇欲坠，刚开始是高士煦，再接着是郎宣，也不知他们俩是否由于太累，很快就无声无息地睡着了。

没有人说话，玉鸣只好一个人瞪大眼睛望着夜空，但她的出神往往被一些细小的轻微的声音所打断，漆黑的林子里，总像有什么东西在窥视他们一样。

玉鸣告诫自己，睡不着也好，总算还有个人充当一下警卫，只是过了三更之后，这个念头以及害怕之心已经被极度疲乏给占据了，有好几次，玉鸣明明觉着没睡，可是头却狠狠地一栽，然后她就惊觉，原来都已经打起了盹儿。

就这样半是清醒半是瞌睡地折腾了十几次，玉鸣终于不胜困倦，昏沉沉地歪在一边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种异样的感觉让玉鸣猛然惊坐起来。

侧头一看，高士煦和郎宣居然全都不见了！

玉鸣大惊，此时天还未亮，只有蒙眬的微光，应该是在四五更天左右，这时候



高士煦和郎宣能跑到哪里去呢？

玉鸣再也没有困意，急忙爬起来往屋后查看，屋后无人，但似乎隐约从屋后的茂林中传来低低的谈话声，玉鸣本没打算偷听，可好奇心驱使她轻手轻脚地循着声音而去。

“这么说，根源竟就出在你这里？”高士煦余怒未消地骂道，“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！吃不住痛，随便扯个幌子也能蒙混过去啊，偏偏你，平日挺机灵一个人，关键时刻就犯糊涂。”

“是啊，皇上，我已经悔到肠子都青了。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不该说出您在百万庄，可我也万万没料到，后宫之中，居然会走漏消息，而且还比我们更快赶到，这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”

黑夜中郎宣的脸色异常难堪，当时太后震怒，追问起皇上逃婚的原因，还说知情不报，就罪上加罪，郎宣左思右想，生怕担下杀头的罪名，只得含含糊糊讲了一遍，结果太后不但没消气，反而怒火中烧，说皇上犯这样的糊涂，都是他们这些下人唆使怂恿的。

太后接着又问那位姑娘家居何处，郎宣吓坏了，推说不知，太后立即喊来廷杖使，当着后宫众太监奴婢的面儿，杖责郎宣二十大板。郎宣哀号连连，才挨了十板子，就吐了实情，说出了百万庄的确切地点，可饶是如此，太后也没有就此放过他，责令他和大内侍卫一起，务必尽快将皇上找回，否则，他就永远不用回宫了。

这边玉鸣大吃一惊：郎宣喊高士煦什么？皇上？怎么可能，高士煦哪点像皇上？不对，不对，高士煦的父亲不是生意人么？他住在京西城的高府大院里，离皇宫远着呐！

正在玉鸣一头雾水，怀疑自己听错了的时候，接着听高士煦又讲下去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还用问吗？宫里一定有内奸呗！上次也是出宫，陪玉姑娘逛护城河，没想到差点遇袭，这说明要谋害朕的人，在朕的左右安插了眼线，可以随时随地获悉朕的行踪。”

“左右？”郎宣大叫冤枉，“皇上啊，奴才是办了蠢事，可奴才对天发誓，我郎宣绝对心无二主，若有任何蒙害皇上之意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”

“行了，我又没说是你，不过此人真够阴毒，我在宫里暗中排查了这么几个月，却一无所获，无论时间地点，以及获知消息的可能性，泰宁宫里的奴才几乎都撇清了嫌疑，独独你和顾元，却又是我最信任的。”高士煦的语气十分苦恼。

“顾元？奴才明白了，原来这两个月以来，皇上经常临时改变要去的地方，还有不时故意安排几个奴才去做什么事，然后另一些又做什么，结果等他们传完了

话，办完了事，皇上您又说不需要了，敢情这全都是在试探奴才们啊，可顾元他对皇上您的真实行踪知道得也不是很清楚啊，奴才有很多时候并没敢跟他泄露。”

“是啊，郎宣，你说到了最关键的一点，对朕的行踪掌握得最清楚的人，就是你了！”

“啊，不，不，皇上，奴才真的没充当什么人的眼线害皇上啊，奴才在宫里这么些年，也是挨打受气一路熬过来的，只有在皇上这里，才得到皇上您的恩宠，得到外人一丝丝的尊重，奴才又怎么会恩将仇报呢？”

“不，郎宣，我不是说你就是那个贼子，但消息是从你这里走漏出去的却是确凿无疑的吧，你若真的懂得感恩，就一定要帮朕找出内奸，此人既想谋害朕，又想拿你当垫背的，郎宣，不找出他来，后患无穷！”

“拿我当垫背的？”郎宣嘀咕道，“是啊，皇上，您要是平安回京，必定会追究奴才走漏消息，可您要是回不了京，那太后也不会放过奴才啊，总之，奴才就是里外不是人，死活都要被拉去杀头的。”

“所以嘛，找出真正的内奸才是正事。郎宣，你必须趁这段时间好好想想，谁经常从你这里套问消息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你曾经都将消息泄露给了谁，或者换句话说，知道消息的人中，谁有可疑形迹，但凡蛛丝马迹，你都要给朕想起来，如实讲给朕。”

“这可是难事，皇上！”郎宣苦着音儿道，“就比如这次吧，奴才挨打受杖责，就是当着内宫几乎所有太监侍婢的面儿，而奴才向太后禀告百万庄的去处，至少太后，以及太后身边的五六个奴才侍婢都听得清楚，奴才总不能怀疑太后出卖了皇上吧。”

“大胆！放肆！”高士煦低声怒喝，“狗奴才，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！郎宣，别以为朕给你几颗蜜枣你就翘到天上去了，太后是谁，是朕的皇娘，朕的亲生母亲啊，连太后你也敢猜疑，要是在宫里我非找人掌你几十个嘴巴，打烂你吃饭的家伙，噍！”

“是嘛，奴才就说不可能呀。”郎宣无奈地辩解道，“奴才只是觉得事情蹊跷之极，太后既然不可能，莫非是太后身边的人？”

“太后身边的人？”高士煦想了想道，“你还记得当时有谁在场，有谁听到了你和太后说话？”

“噢，眸儿、知芸姐姐她们都在，还有晁果等，他们不也都是自己人么？”

“这么说，竟一个可疑的都没有？”高士煦叹气，“怎么会呢？算了，我问你，带人出来寻朕的大内侍卫当中，有一个叫秦蛟的人吗？”



“秦蛟？没有啊，皇上，我是跟他们一起出京城的，带队的是高飞羽，绝对没有什么秦蛟，只是奴才屁股痛，骑马跑不快，走到半道被他们给甩了下来，但肯定内卫中只有这么一队人马出来找皇上您。”

“我也记得大内侍卫当中好像没有叫秦蛟的人，可他居然敢明目张胆地报大内侍卫的名，估计连大内侍卫的腰牌也有，否则怜牧这么精明的生意人不可能轻信，更不可能将其放入庄内，你说会不会是高飞羽他们也出事了？”

“奴才不知。皇上，如果高飞羽他们按正常的速度策行，大概最迟昨晚就能到百万庄，奴才一直很犹豫，要不要咱们再走回去，查看一下情形，可奴才又怕局势不明，那些刺杀皇上的人守株待兔怎么办？”

“的确，我们现在被困在林中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消息都没有，却又不能轻易现身，真真是恼死朕了！”

“看来只有找到我和夏薄栖约定的见面地点，然后等他的消息？”

高士煦良久都没有声音。玉鸣在惊骇之中刚想悄悄地退回去，却忽闻高士煦长叹，“郎宣，这件事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。”

“复杂？现在不就已经够复杂的吗，奴才不明白！”

“如果那些危害朝纲的人，拿捏不准朕到底在何处，会以为朕是在微服私访，暗中监视他们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，但是一旦确定朕真的不在京城的话，会一方面派人追杀朕，一方面蓄势谋乱，所以京城的安危，太后的安危，随时都在面临威胁。”

“那，那可怎么办啊，要不我们找到夏薄栖，杀出一条血路冲回京城？哎哎，看我在说些什么啊，我都晕了，夏薄栖现在，恐怕都还自身难保呢！”

“现在唯一希望对方的疑心太重，我们这一林中迷路，等于说他们又掌握不到我们的确切消息了，不清楚我们是回京了呢，还是没回，这样他们又不好轻举妄动了。”

“对啊，皇上，那我们更得等夏薄栖来，一起想个妥帖的办法回京。可……哎呀，皇上，您别怪我乌鸦嘴啊，我怕万一夏大哥回不来，我们难道在这里枯耗着？”

“两天，最迟两天，等不来薄栖，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穿山越岭了。”

“天呐，那怎么可能，这破林子里什么吃的都没有，我们还没等回京，怕都活活饿死了！”

“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，路也总是由人来走，郎宣，祈愿上苍保佑吧，但愿我们都能度过此劫！”

一时间林中默默无声，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命运会怎样。

“我们回吧，一会儿玉姑娘该醒了！”高士煦又道。

“皇上，我们这样瞒着玉姑娘，还带累她跟我们经历生死，是不是有点……”郎宣其实并不担心玉鸣，而是怕多带个拖累，会更加影响到皇上的安危。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，现在跟她交底？万一她一生朕的气，跑了怎么办？这林子不比外边，人走失了是会要了性命的，郎宣行行好，帮朕撑下去吧。”

“不必了，本来就很累，还要演戏不是更累？”突然冒出来的声音，着实吓了高士煦和郎宣一跳。

“玉姑娘！我……”高士煦呆呆地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玉鸣给了高士煦和郎宣一人一对白眼，转身即走。

“玉姑娘，你去哪里？等等我！”高士煦急急跟上去，郎宣偷偷地摊了下手，暗道：“这下好了，不想人家知道也知道了。”

玉鸣一屁股坐在门廊的台阶上，默默生闷气。

“我……我其实不是故意的。”高士煦追到了茅屋前，立住，神色黯然，“想……想听听我的故事吗？”

玉鸣抬眼看高士煦，“你想说吗？”

“以前，没有人可以说，后来，想说都觉得没必要了，可是现在，现在我真的想告诉你一切。”

玉鸣垂下眼帘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却把身子挪了挪，移开一处空位。

高士煦缓缓地在玉鸣身边坐下，“我出生在帝王之家，没有选择，从出生之后就被立为世子，同样没有选择，我的命运随着我父皇命运的改变而改变，自从他历尽险恶，勉强坐上皇位后，我也不得不接受命中注定的重重劫难。”

高士煦慢慢地，将所有陈年的记忆，一一清理出来。他在跟玉鸣讲述，同时也是在跟自己讲述，许多自以为深藏的、隐忍的，甚至是看不见的痛苦，都在这一刻，如潮水般湮没了他。

他讲他小时候，如何被严格教育，饱受磨砺，没有多少快乐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更谈不上承欢父母膝下，如寻常人家的孩子那样被宠溺，还好他有个姐姐，灵动又活泼，端庄美丽且不失可爱，对他呵护备至，殷殷叮嘱，没有这个姐姐，或许他就会变得孤僻而自闭。但幸运的是，他健康地长大了，随着父皇登基，本以为会就此一帆风顺，谁料长大之后的代价，却是永远地失去了温柔的姐姐，自己也被谪庶南荒，取消了他的太子名位。

在南荒一待就是五年，那是最好的青春岁月，他年轻，冲动，渴望有更大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，却只能于荒蛮边远之地苦熬，当然，还有对遥远亲人的思念，



不可同日而语的艰辛，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，他都一一挺过来了，结果，他忽然获知父皇病重的消息。

夏薄栖帮他瞒过了监视他的地方官，他只身一人走了千山万水，才赶回了京城，甚至连父皇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，如果不是玉鸣，或许他早已横尸在路边。

高士煦的描述字字句句落在玉鸣的心上，她最懂得孤苦寂寞的岁月是怎样的：举目无亲，孤立无援，你不知道自己要坚持的是什么，为什么要去坚持，一切生存的意义都被反复拷问，折磨心灵。

只不过，她比高士煦幸运的是，除了有个疼她的子晔，还有怜牧如父亲般地待她。怜牧也冷，也心硬，为了训练玉鸣，罚过她，磨砺过她，可怜牧也不乏耐心地教导过玉鸣，给她温暖和守护，以及百万庄最好的生活，没有怜牧，几乎可以说，就没有今天的玉鸣。

被高士煦勾起沉重的往事，还有关于他姐姐的事，假如她真的是南宫骊珠，那么高士煦的姐姐不就应该自己的嫂子吗？是的，在某个梦中，梦里的珠儿不是闹着要看公主姐姐吗？

“公主姐姐好漂亮，好漂亮呀！”这句话如回音般在玉鸣的脑子里一连串地骤然响起，玉鸣的身子抽搐了一下，狠狠打了个寒噤。

“怎么啦，玉鸣，你脸色好难看，是不是我烦着你啦？”借着蒙胧的天光，高士煦发觉玉鸣神情古怪。

玉鸣没有吱声，只是用力地抱住头，拼命想将那声音给驱走。

高士煦吓坏了，情不由己，一把就将玉鸣拉入怀中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但是我真的无法忍受你离我而去。玉鸣，你别这样，求求你，不要抛下我一个人好吗？我错了，以后我什么都不瞒你好不好？啊，你说话啊，到底怎么了，不要吓我啊！”

高士煦只觉得那柔弱的身体在自己的怀中颤抖，越发狠力搂紧了玉鸣，并让自己的头和玉鸣紧挨在一起，“原谅我，鸣儿，当时我第一次来百万庄的时候，正是秘密潜往京城的路上，我不敢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才对你谎称回乡探望生病的父亲，可这话里，有一半是实情啊，后来你到京城，我又怕说出真相来，你不愿入宫见我，这才只好继续撒谎。鸣儿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要骂都可以，就是不要这样吓我行不行？”

在高士煦温热的怀中，玉鸣忽然觉得世界一下子安静了，这个男人，是除了子晔以外，唯一这么紧紧拥抱自己的男人，他的焦急，他略带颤音的追悔莫及，带给玉鸣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异感觉，疼痛与甜蜜交织并行。

疼痛不是为自己，而是因为高士煦，他的恭谦有礼，认真不苟，其实掩藏了多少个人的喜怒哀乐，人世的悲欢离别、生老病死，或许谁都可以喜形于色，痛哭流涕，只有他，不能轻易表露，也无人愿意真正体谅，因为他的身世，明摆着就是高处不胜寒。

从世子到太子再到皇上，期间经历了多少人间冷暖，世态炎凉以及钩心斗角和殊死较量，恐怕也只要高士煦自己才数得清。

这样的男人需要承载的比普通人多，同样失去的也会比普通人更多，怎能叫人不为之心痛！

至于甜蜜，玉鸣有些惭愧，她或许不该产生这样的感觉，可她产生了，不再是她曾经习惯了的，和子晔笑闹无间的肌肤之亲，却代之以急促慌乱，甚至是羞涩的迷离纷扰，原来这世上还有一个人是如此在乎自己，还有一个人能让自己剪不清理还乱。

“我没事！”过了好半天，玉鸣才勉强镇静下来，她推开高士煦，理了理凌乱的头发，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高公子，噢，不，或许我应该叫你皇上。皇上，民女刚才只是突然头痛，劳皇上担心了。”

“真的？真的不是因为生我的气？”高士煦不大相信。

“是，皇上，民女怎敢生皇上的气？”玉鸣垂着眼帘，不敢面对高士煦那双热切的眼睛。

高士煦叹口气，拉了玉鸣的手道：“还说不是生我的气，一口一个皇上，怎么听上去这么生分？”

玉鸣挣脱不开，红着脸嗫嚅道：“皇上，请你别这样，你是高高在上的天子，我是一介凡女，不叫皇上，又能叫什么？”

“叫我世煦啊，我的真名皇甫世煦，或者煦哥哥，再不依就叫高士煦，总之叫什么都比叫皇上顺耳啊。”

“这……恐怕不合适吧，皇上，毕竟尊卑有别！”玉鸣的身子往后缩了缩，再次试图抽回自己的手。

“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别忘了，我也当了五年平民高士煦啊，高士煦本来就是我也本来就是普通人，或许比普通人还不如，是个没有自由的囚徒。何况，这里又不是皇宫，在民间，你完全可以当皇宫里的那个皇甫世煦不存在嘛，对不对？”

玉鸣笑了一下，“怎么可能不存在呢？”

“怎么不可能，郎宣按理说是应该最怕朕的吧，他不也都喊高公子么？别这样，玉鸣，朕一直隐瞒真相，除了担心你会不理朕，更担心我们从此再不能那么随意相



处了，可作为高士煦认识姑娘，却是朕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一件事了。”

玉鸣半是忧伤半是宽慰地点点头，“那好，我听你的就是！”

“咳咳！”郎宣的身影出现在茅屋转角，谄笑道：“皇上、玉姑娘，刚才给二位请早安了，二位说了这么半天话儿，什么怒什么恼，什么忧什么愁的，也都该烟消云散了吧，眼见着天已大亮，不如我们赶紧趁早上路，二位意下如何？”

高士煦望向玉鸣，“嗯，走吧！找到路才是正经事！”玉鸣朝他点点头，三人拍尽了身上的灰，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，便往头日来的回路上寻去。

“到底是哪里走错了呢？”郎宣一路竭力回忆，一路寻觅着印象里似是而非的景段。

“别着急，郎宣，慢慢找，反正找不到也只能瞎转悠，白白浪费大家的体力，还不如回想清楚了再走。”高士煦生怕郎宣再带错路，一再叮嘱郎宣道。

“唔，唔，奴才知道！”郎宣嘴上应着，身上却一直在冒汗。要命的是，整片林子看起来都大同小异，他就再怎么“慢慢想”也辨认不出正确的方向。

“谁！谁在那儿？”郎宣忽然发现离自己不到两丈远的灌木丛中似乎有条灰影，吓得大叫起来。

走在后面的高士煦，尽管被郎宣遮挡了视线，却是一惊，迅疾地退回，拽了玉鸣就地伏下身子。

玉鸣也听见了郎宣的喊叫，却不敢说话，眼珠子骨碌碌直转，想询问高士煦到底是个什么状况，高士煦明白玉鸣的意思，轻轻摇头，并做了个嘘声的手势。

郎宣回头一看，皇上和玉姑娘都不见了，心知这下可好了，他要独当一面了，或许关键时刻还得壮烈一番，唉，昨天还希望自己多点胆气，今天老天爷就要再考验他了么，发愿也没有这么灵验的吧。

郎宣四下环顾，随便捡了地上一根断木枝，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那条灰影，“谁，谁在那里，说话啊，不说话爷可不客气了！”

灰影似乎略微动了动，然而依旧没有任何回答。

郎宣已觉得不仅仅是身上冒汗了，整个人根本就是汗如雨下，“你别以为躲着爷就怕你，我告诉你，再不出声，爷真的不客气了啊，真的不客气！”

“看招！吃你郎爷爷一棍！”眼见着越走越近，郎宣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，猛然暴喝一声，跳起身举棍就来了个泰山压顶的姿势，劈向灌木丛中的灰影。

“啪！”还未等郎宣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，脸上就挨了一记清脆的耳光，接着身子便如断线的风筝，咔嚓摔落，压倒一片灌木，重重地摔了个狗啃屎，若不是有灌木垫底，他非得好好地啃上一大口泥不可。

“哼，在我面前称爷，若不是我负伤，懒得答理你，我非叫你哭着喊着满地找牙不可。”夏薄栖脸色苍白，用脚尖点起了郎宣的下巴，“说，你怎么会突然冒出来，皇上呢？”

郎宣还没从狼摔中回过神来，瞪大眼珠瞅定了夏薄栖足足一分钟，方才转惊怒为喜，“夏……夏大哥，你……你脱身了？皇上正找你呢！皇上，皇上！”

夏薄栖的脸更白，飞起一脚就踹上了郎宣胸口。

“哎呀，你干吗又打我？就算我称爷，那我也不知道这灌木丛里的人就是你呀！”郎宣满心委屈地揉着胸口，真是旧伤未好，新伤又添。

“薄栖，薄栖，太好了，我一直都担心你脱不了困呢，这下总算……咦，你怎么啦，你受伤啦？”高士煦早听见郎宣的呼叫，从隐蔽处奔了过来，奔到一半，兴奋的话还未说完，就发觉夏薄栖不对劲。

夏薄栖此时的脸已经不是白，而且还很苦，比苦瓜汁还苦地扭作一团。

夏薄栖没理高士煦，而是略带愤怒地责问郎宣，“我不是叫你把我皇上带到茅屋等我吗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！”

“我……我也想啊，可……可我这不是迷路了么？”郎宣哭丧着脸辩解道，不过转而又赖皮似的说：“总算老天开眼，让我们碰上了你，我们就不用发愁转不出去了。”

“没错，夏大哥，我们并不是故意不守约！”玉鸣紧随着高士煦出现在夏薄栖面前，她蹲下来，伸手试图拿开夏薄栖捂在胸口上的那只沾满了血的手。

夏薄栖往后一躲，躲闪开玉鸣，不让她看。

“我看看要紧不，天气这么热，不及时处理会溃烂化脓的！”玉鸣固执地瞪着夏薄栖。

“我上过药了！”夏薄栖淡淡地回答道，眼睛却望着高士煦，“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我身后说不定就跟着杀手，你们得赶紧离开，往东南方向一直走，就能找对路，如果不确定方向，就看看头顶上的太阳，还有树影，世煦你那么聪明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”

高士煦的瞳孔在收缩，“你呢，你准备留在这里等死吗？”

“我从小就在山林里拜师傅习武，又在南荒野地生活了那么久，荒山野林本就是我家，在自己家，我又怎么会轻易死掉呢。”夏薄栖说出这些话，已经显得有气无力。

玉鸣和高士煦对望一眼，玉鸣站起身，拍了拍手，冷冷唤道：“郎宣，起来！”

郎宣以为玉鸣是唤自己走了，赶紧连声“哎哎”地应着，一骨碌爬起来。



“看来小宣子伤得并不重嘛！”玉鸣侧头对高士煦道。

“嗯，这么快爬起来，又活蹦乱跳的，肯定没事。”高士煦赞同道，转而语气一沉，“郎宣，夏大哥就交给你了！”

“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叫就交给我了？”郎宣莫名其妙，或者说是心慌意乱，皇上难道要他留下来照顾夏薄栖吗？

玉鸣诡谲一笑，拍了郎宣的肩膀一下，“当然是背夏大哥的重任咯，郎宣，看你主子很懂得知人善用啊，你可得好好表现哟！”

“啊？我背他？”郎宣龇牙咧嘴，夏薄栖的身形，比他实在高大健壮得多，这一百多斤背上身，怕他郎宣只有内伤吐血的份儿了。

“难道你还要朕背？”高士煦双眼一瞪。

这边玉鸣耸耸肩，两手一摊，表示她也无能为力，帮不上什么忙。

“不行！”倒是夏薄栖自己斩钉截铁地拒绝，“背上我，大家谁也走不脱，你们快先走，我等好一些，自会来找你们。”

“不行！”高士煦少见地不容分说，霸气地道，“上一次生死之间，也不由朕过多选择，可这一回，生死之间，你却必须听朕的。郎宣，动作快点！磨磨蹭蹭，耽误了时间，朕饶不了你！”

“一说就是饶不了我，横竖饶不了，还不如现在给我来个痛快！”郎宣不满地小声嘀咕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！”高士煦厉喝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郎宣忙蹲下身子，把屁股对着夏薄栖，“来吧，上来吧！”

“不，不行，你背不动我的！”夏薄栖挣扎着，还想拒绝。

玉鸣一把拉住夏薄栖，“暂时先让他背一会儿，离开这里再想办法，啊？来，我扶你，郎宣！”

玉鸣又朝那屁股上轻踢了一脚，“你撅那么高做什么，蹲下来点啊！”

“哎哟哟！”郎宣哀叫，“干吗又踢我？你们这是干吗啊，干吗谁都欺负我啊？”

“怎么啦！”玉鸣瞪眼，“轻轻碰你一下还不行了？”

“他那屁股挨了太后的板子，估计还没好利索呢，所以现在是郎宣的屁股——挨不得！嘿嘿！”高士煦不无嘲笑道。

“行了，别装了，郎宣，我琢磨着你没挨两下就竹筒倒豆子了，是不是？快点吧，啊？对，就这么蹲着，来，夏大哥……”玉鸣边说边将夏薄栖扶上了郎宣的背。

“你们知道什么呀，我挨了板子，还被迫骑马出京，这屁股能好过吗？喂，帮